

退庵隨筆

正一
冊

退菴隨筆序一

隨筆一書較桂林相國五種有其過之眞名臣言論也執事以心得之學筆之於書可坐而言起而行於世道人心所裨不淺時賢著作如此可貴耳前贈樞垣紀略掌故所繫是樞廷不可少之書至今繙讀不倦今復得此編耳目又爲之一新所論皆平允通達之至弟之拙著亦有與尊說暗合者中間並無刺謬可傳之書也其參酌先儒語錄議論正大和平實有益於身心性命之學願執事蒞治後卽以廣示吏民弟讀之起敬起畏想他人讀之亦然成就

退者陸筆 序一
多少好官成就多少好人此豈尋常著作之比哉謹當日
置座右以爲晚節之助云道光十六年夏六月愚兄阮元
識

昨將大著隨筆研讀一過不禁五體投地先生學問經濟
根柢具見於此始知年來揚歷中外所膺雖皆極繁劇未
嘗一日廢書不觀也書中大指以誘善黜邪訂譌砭惑爲
主有顧氏曰知錄之精博而切近過之有呂氏呻吟語之
周摯而明通勝之立言如此可以不朽矣安得學者家置
一冊心體力行所裨於世者非淺鮮矣侍何凌漢謹序

退菴隨筆序二

隨筆者隨時見道而筆之欲其勿忘也道不可須臾離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故子思子言道極之三百三千至動而不可亂也至蹟而不可惡也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則道不遠人而人且自遠之烏在其能見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大畜之象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隨時見道之實功也隨時識卽隨時畜隨時畜卽隨時凝然而難言之矣必也剛健其力篤實其志又加之日新不已而後其畜也大溫公通鑑自言一生精力盡在是矣

成之也艱則其行也遠退菴此書蓋亦日新不已積一生之精力以成之而仕學一貫文武兼資脩齊治平無弗備焉則通鑑其經而茲殆其緯也通鑑紀代以資治託始威烈上接春秋茲編分門垂訓用便承學之士斷自唐宋迄於我朝蓋取近而易徵且事變相類於法戒尤切太史公所稱可施廊廟者不其然歟乃若義正事覈一洗說部雜家之陋得其單辭片語皆可持守終身尤有合於大畜利貞之旨是書也出將胥斯世斯民而畜之矣退菴其何能退哉館後學善化賀長齡謹序

退菴隨筆者隨所見之書而筆之隨所聞之言而筆之隨
所歷之事而筆之而於庭訓師傳尤所服膺藉以檢束身
心講求實用而已初無成書義例也日月既積楮墨遂多
里居多暇方取而整比之以類聚以卷分則凡可以勸善
黜邪訂訛砭惑者咸具焉曩有古格言之刻以唐五代前
爲斷茲編則自有宋以迄今茲時代愈近其辭愈費而其
旨益暢其境亦益新乙亥奉

召復出乃以稿自隨去歲過關中遽爲友人付梓攜至日
下同人皆以爲有用之書非說部雜家比爰質之儀徵師

相承爲增刪數事題字卷端旣抵桂林公餘復有勘補擴
爲十五門二十二卷重付手民因紀其緣起如此道光十
七年春退菴居士自記

卷一 躬行

卷二 交際

卷三 學殖

卷四 官常

卷五 官常

卷六 政事

卷七 政事

卷八 政事

卷九 家禮

卷十 家禮

卷十一 家誠

卷十二 攝生

卷十三 知兵

卷十四 讀經

卷十五 讀經

卷十六 讀史

卷十七 讀子

卷十八 讀子

卷十九 學文

卷二十 學詩

卷廿一 學詩

卷廿二 學字

退菴隨筆卷一

福州梁章鉅蒞林編

躬行

自管子以晏安與酖毒並論警人最爲深切而世多忽其言惟呂東萊博議中有管仲言晏安論一則反覆闡明其義愈著讀之如聞清夜鐘不覺汗流浹背也其言曰昔管仲告齊威公曰晏安酖毒不可懷也酖入人之口裂肝腐腸死不旋踵晏安雖敗德其禍豈遽至是意者仲有警世之心而不免於駭世之病歟殆非也使仲果盡言其實則

世將愈駭矣世之死於酖者千萬人而一人耳死於晏安者天下皆是也晏安之毒至慘至酷無物可譬仲殆就世之所畏者爲譬也地之於車莫仁於羊腸而莫不仁於康衢水之於舟莫仁於瞿塘而莫不仁於溪澗蓋戒險則全玩平則覆端居之暇試思使吾志衰氣惰者誰歟使吾功隕業廢者誰歟使吾弛備忘患而陷于禍者誰歟皆晏安之爲也是晏安者眾惡之門以賢入者以愚出以明入者以昏出以剛入者以懦出以潔入者以汙出殺身滅國項背相望豈不甚可畏也雖然君子之所欲與人無異也苟

晏安果可樂則君子先據之矣其所以去彼取此者實見
眾人之放肆偷惰百殃並集其心戚然不甯乃憂患之大
者耳君子外雖憂勤中有逸樂者自強不息心廣體胖無
人非無鬼責然則善擇晏安者誰若君子哉

王伯厚先生曰成湯周公皆坐以待旦康王晚朝宣王晏
起則關雎作諷姜后請愆况朝而受業爲士之職書曰夙
夜浚明有家孝經言卿大夫之孝引詩云夙夜匪懈言士
之孝引詩云夙興夜寐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
叔向所以戒也三晨晏起一朝科頭管幼安所以懼也在

家常早起杜子美所謂質朴古人風者也雞鳴咸盥櫛問
訊謹暄涼朱子之詔童蒙也觀起之蚤晏知家之興廢呂
子之訓門人也起不待雞鳴陸務觀示兒之詩也雞鳴率
家人同起不可早晏無常葉少蘊與子之書也雞鳴而起
決擇於善利之間而已矣按此節載困學紀聞誠爲警世
之鐸蓋自古聖賢及志士無不早起早起則心體清明人
事尙未牽纏讀書易於領悟一切皆事半功倍故相士之
道相宅之法但觀其早起晏起而成敗可決矣

周興嗣之言曰知過必改此四字最結實必改固難知過

尤難夫以子夏之賢有三罪而不自知必待曾子責之始投杖而拜以曾子之賢又不知不避大杖之過必待夫子責之而後明使曾子無夫子子夏無曾子直終身不知其非耳然則知過者鮮矣能知人之過而忠言之者亦鮮矣所以貴乎高明直諒之師友而勇於聽受也

黃陶菴

淳耀

我師錄云程子嘗見一學者忙迫問其故曰

欲了幾處人事曰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嘗似賢急迫朱子論主一無適云主一只是心專一不以他念雜之無適只是不走作如讀書時只讀書著衣時只著衣了此一

卷一
三
件又做一件身在這裏心亦在這裏此皆先儒直指調心
法示人近周叔夜先生有言因事之煩冗而動躁火也治
之有二其一自解云待我逐頭清來其一自解云事完之
後卻有何事閒亦何用此躁之在事前者治法如此若在
事後者治法亦有二其一自解云人生安能無勞其一自
解云此勞未必無益此身不必太惜此治躁之骨髓也推
之榮辱禍福皆可以此心對治之矣

朱子嘗言延平先生終日無疾言遽色常歎何修至此自
分雖終身不能學也又言李先生初閒亦是豪邁底人後

來也是琢磨之功觀此則知學之能變化氣質也

朱子答路德章曰向見伯恭說少時性氣粗暴嫌飲食不如意便敢打破家私後因久病只將一冊論語早晚閒看忽然覺得意思一時平了遂終身無暴怒此可爲讀書變化氣質之法

近人有輯成語作楹帖者曰無事此靜坐有福方讀書余每喜書之近乃知讀書有實功靜坐尙是誑語也昔朱子答張元德云明道教人靜坐只是收斂此心莫令走作蓋爲是時諸人相從在學中無甚外事故教之如此今若無

事固是只得靜坐若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工夫却是釋子坐禪矣但宜著一敬字通貫動靜則無可議耳語錄中又云人在世間未有無事時節若事至前而自家却要主靜頑然不應便是槁木死灰無事時敬在裏面有事時敬在事上有事無事吾之敬未嘗間斷也且如應接賓客敬便在賓客上賓客去後敬又在這裏若厭苦賓客而爲之心煩此卽是自撓亂非所謂敬矣

李二曲

容

四書反身錄云儒字從人從需言爲人所需也

式其儀範則道德爲人所需賴其匡定則經濟爲人所需